

□杂文 ■房向东

鲁迅的手稿包油条

朋友陈震是个深谙书法之道的散文家,他对我说,鲁迅长时间抄古碑,书法是力透纸背、入木三分,极见功力的,说现代第一家也不为过。我不懂书法,虽然知道鲁迅的书法好,但好到什么程度是心中无数的。

鲁迅的墨迹,现在大多被国家收藏,民间不易求得。我读鲁迅多矣,鲁迅有那么多的论敌,还没有一个攻击过鲁迅的字。退一步说,哪怕鲁迅的字写得不好,现在要是能求得一幅鲁迅的字,也一样难得!一样珍贵!

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,我在叶永烈家小坐,对他的碎纸机感到好奇。我问他,为什么要买这劳什子呢?他说,这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,他每月都会收到别人赠送的刊物,他把信封和垃圾一起扔了,可是,信封上因为写有“叶永烈”的大名,总是被人从垃圾中捡了收藏。所以,买了碎纸机。是他人写给叶永烈的信封,都有人要收藏,如果是叶永烈的亲笔题字,又该如何?我是相信叶永烈的话的。90年代,我

还在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,当时出了一套《绘画本二十五史》,居然也可以在上海搞签名售书!司马迁等原作者是不便来了,改编本的主编之类也没有现身,那也没关系,就请出版社方面的责任编辑签名吧。于是,一个社长、一个编辑室主任在那里签得不亦乐乎,上海人还排队等待。如非亲眼所见,真叫人不敢相信。

有这样的收藏队伍,就有人在这方面装隆重。当代作家,字写得好的是凤毛麟角。前些天读一家文艺类的报纸,一个二三流的作家,把他二三流作品的手稿捐赠给某家文学馆,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搞了一个捐赠仪式,登出了大幅相片。我是一个贪钱的人,当时我就想,捐什么赠啊,干脆来拍卖算了,不更实惠?!

以上乱扯一通,是因为再读萧红的《回忆鲁迅先生》时,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:“鲁迅先生的原稿,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,我得了一张,是译《死魂灵》的原稿,写信告诉鲁迅先生,鲁迅先生不以为稀奇。”鲁迅当然是不以为奇

的。别看鲁迅是一个文豪,其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农民。萧红说,“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。”“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,都用来揩着桌,或做什么的。”做什么呢?鲁迅请人在家吃鸡,手油腻腻的,他就一人分一张校样,让大家擦擦手。还好徐志摩之流不曾成为鲁迅的座上宾,倘若他和鲁迅一起吃鸡,鲁迅分给他和陆小曼一人一张清样,那作为“英美派”的徐志摩和交际花的陆小曼也将有一双黑手,不敢想象!

时代毕竟进步了,老汉吃了无数油条,不要讲用鲁迅的墨宝来包油条,我一直渴望着能买到贾平凹的哪怕是他们的清样包的油条,终于没有,真是枉吃了几十年的油条!鲁迅这样的不文明、不卫生的习惯被所有的文明人所拒绝,但是鲁迅写在火柴盒上的字,也被当作文物收藏。不要讲鲁迅这样的历史人物,就是二三流作家的手稿,也要搞一个捐赠仪式,可见,我们这个时代是尊重知识,更是尊重知识分子的。善哉!

□生活随想 ■明媚

一年无事为花忙

每到年末,人们通常会给一年的工作或生活做个总结。这时候你会发现,那些浮于其表的亮点也好,败笔也罢,终将会随时间的流逝成为淡忘的过去,送走的那一年,能够真正沉淀到记忆中的总是少之又少。

过去的一年看过的花儿有不少,但用上“总结”二字略显突兀,它们是绽放在光阴里的回望和念想。新年伊始,我想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:“一年无事为花忙”。愿四季花开有序,自己也不被凡尘所扰,与它们适时而遇。希望在来年回望时,也如此刻这般,留存一年里上山的美好片段,让自己不惧告别,也不惧前行。

南方的春天总是来得早,春节的鞭炮声刚刚停歇几天,沉寂的山林便迫不及待地活跃了起来。许多树开始萌绿了,山樱绚烂烂漫,远远望去,山鸡椒的花如一片鹅黄色的祥云飘在山腰,如若,你没有在这样一个春日进到山里,又怎知这一派春山可望的喜悦。

“春兰如美人,不采羞自献。时闻风露香,蓬艾深不见。”春兰不易见,近几年无数次进山,我们也见了不少品种的兰草,但是春兰始终未见过。“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”这句话在我们上山时是极具魔力的,比如默念过的檫木、单叶铁线莲、对叶兰等等,几乎到了屡试不爽的程度,为此我们深信不疑。这一趟寻找春兰,我们再一次印证了这句话的神奇。莽莽山野中寻找一株兰草,如没有冥冥中的指引,一定不得而见,

在我们都将放弃的时候,同行的伙伴坚称闻到了春兰的幽香,而我们也毫不怀疑,寻了又寻,在几百米开外的蓬艾深处寻见了春兰。而我们其他人则是在半米开外才若隐若现地闻到春兰幽香,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遇见呀。

每年的春月,山野里繁花似锦,我们却困顿在为了几片碎银的奔忙中无法抽身,偶有周末能够去往山野,都会令我们激动到前一晚失眠的程度,或许前世我们是一棵草或是一棵树吧,山野曾是我们自由的家园。比如,能像三月遇见的那几丛戟叶堇菜一样,也是不错的。它们就长在通往水库的小路边上,那天,当我俯身看着它们的时候,仿佛看到了整个春天都在它们的花瓣上跳舞,它们是那样自由洒脱绚丽。我确认自己在那一刻收获到了幸福,那是一种没有喝酒,却有喝酒后美好的微醺感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多少人的年岁不是被淹没在庸常之中?可怕的不是庸常,可怕的是我们在庸常中遗失了自己的热爱。当你热爱时请尽情地去热爱,如四月山野中遇到的那几片唐松草,每一棵都那么努力地去开花,一朵,两朵,三朵——每一朵都极力绽放,在我们眼里开出一片微芒不朽。花草都能如此,我们又何惧庸常?

到了五月初,平潭岛的野百合与珊瑚菜都开花了,闻讯飞奔而去,在珊瑚菜的保护区里,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珊瑚菜被保护的状态,而是满目疮痍。干结的沙滩已经被种植

上不利于珊瑚菜生长的树苗和草种,残存的小苗因为沙地板结在垂死挣扎,它们就是战胜了这一劫,也逃不过光照日渐稀缺的劫数,数十米开外,游客欢腾,而可怜的珊瑚菜小苗们,终究是要香消玉殒了。

我们步行了一两公里后,总算找到一小片残存着开花珊瑚菜的沙滩,只那一小片,就足以让我们窥见当年开花时的盛况,一定是整片洁白的沙滩上,珊瑚菜重工刺绣般美丽铺陈开来,只可惜往日不能再现。而此时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君山脚下那只护着野百合的黑山羊,用尖角和气势汹汹的顶撞吓退每一个试图靠近那一片野百合的人。黑山羊守护着野百合,谁来守护这片行将消失的珊瑚菜呢?

福州的夏天总是酷热难耐,我们只能让自己待在空调房里,整整两个月几乎与室外隔绝,如同冬眠的小动物蛰伏在数九隆冬一样。一到九月下旬,天气微微转凉,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地上山了,此时正值鼓岭五岭龙胆和轮叶沙参的盛花期。五岭龙胆在正午的阳光下才会开放,如果你以为向阳而开的花一定是向日葵一样热情灿烂,那你就错了,五岭龙胆是古墨派的冰山美人,清冷淡然。轮叶沙参则是稚嫩可爱的小萝莉,在草丛间蹦蹦跳跳。

一晃眼,到了十一二月,福州的秋天总是姗姗来迟,但当乌桕、枫香树的叶子红时,秋冬季的山野也将迎来一年中最为绚烂多彩的时刻。

有了四季山野的陪伴,“从此唯行乐,闲愁奈我何。”

□灯下漫笔 ■胡赛标

艺海回乡

胡一川艺术馆,静静坐落于永定中川村一隅,如一曲献给乡村振兴的歌,一片回泊故乡的湛蓝的海……

归来了。这位艺术大师的石雕像,安放于中川小学台阶前,头微微后仰,目光敏锐,凝视稻田,坚毅而沉静的脸庞似乎仍在思索:中川溪水奔流向海洋……

拾级而上,走进艺术馆,胡一川生平室、版画室、油画室,如一朵浪花翻卷,让我惊讶艺术大师灵魂世界的浪漫与自信……

生平室墙上,一张草纸包裹的一缕黑发,映衬出乌亮的光泽。这是胡一川随身携带几十年的母亲的头发。他用这种奇特的方式,传达对母亲刻骨的爱与怀念,不断汲取艺术的灵感。1943年延安农历新年,美术部举行了一个心爱物展览会。他把母亲的头发拿出来展览。留发纪念,他用这种浪漫抵抗生活的粗砺。多年之后,胡一川弥留之际,嘱咐身旁的子女,每人剪一缕头发留作永久纪念……

他的天真烂漫,时常让我讶异。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时,大家都往毛主席身边挤靠。他却不随人流,静静地站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。几十年后,家人问为何?他说:“这是毛主席跟我握手的位置,我要站此拍照纪念。”家人笑。

我踱进胡一川版画室,每张版画,每幅照片,每个注释,背后都蕴藏着动人的故事、神奇的秘密。

鲁迅先生是中国“新兴木刻之父”,最早倡导用版画快速反映现实,为抗战服务。胡一川立刻响应。杭州“一八艺社”木刻作品,在上海虹口展出,鲁迅前来观看,捐出十五块大洋。胡一川懊悔太激动,没有请教鲁迅对木刻创作的意见。

不过,他没有料到,鲁迅专门写了《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》,发表于1931年6月左联机关报《文艺新闻》,对中国新兴木刻摇旗呐喊:“现在新的,年青的,没有名的作家作品站在这里了,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,在榛莽中露出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。”《小引》的配图就是胡一川的《征轮》,这是我国见于报刊的最早版画“新芽”。

鲁迅在上海“野风画会”上,介绍外国版画的讲座,让胡一川打开了美术之海。他回去创作出《到前线去》,成为“艺术反映时代”的代表作。简朴的画面构图,栩栩的艺术形象,鼓舞了众多中华儿女:握紧拳头,大声呐喊,到前线去,为保卫祖国而战!这幅作品,被制成纪念邮票发行,收入我国高中教科书《美术》超过半个世纪,影响了几代学生、数亿读者。

美国大学《造型艺术概论》,是对世界美术史上的艺术大师和经典作品的选用,里面介绍了胡一川和代表作《到前线去》,而下页是毕加索的《少女肖像》。胡一川代表着中国画家,成为唯一入选这部教科书的现代画家。

为何选用胡一川的作品?拨开层层迷雾,我从翻译介绍里找到了谜底:“中国对德国的表现主义版画崇尚,胡一川22岁创作的《到前线去》,运用粗犷的表现手法和暴露式的、戏剧性的表现主义方法……给人一种大胆、果断和强烈、深刻的印象。”是的,《到前线去》融入了德国的表现主义,美国人发现了它,所以不惜突破政治禁区。

胡一川喜欢大海。从他原名胡以撰改为“一川”开始,就瞧见他这条溪河,要奔向大江、海洋。他像故乡的一滴蛟潭水,穿江过河,奔流向海。海的这边是故乡是中国,海的那边是南洋是欧美……

走进胡一川油画室,一幅幅色彩艳丽、雄浑粗犷的作品,扑入我的眼帘。潺潺的小溪,弯弯的石桥,船形的土楼,浣衣的妇女,这是《我的故乡》的画面。他曾说:“我要画一幅油画,让故乡扬名海内外。”他的油画底部都有“小凳子”的标记。原来,这是“一川”两字的上下叠合,多么浪漫艺术的符号!

有一年,给父母扫墓,胡一川在坟地,流着泪朗诵自己的小诗:“蛟潭的水啊,奔流向海洋;赤子的心啊,怀念着家乡……”他逝世时,骨灰撒在南海伶仃洋上。故乡蛟潭水的精灵,唱着歌,奔向了浩瀚的大海。

归来了。今天,他把浪漫、优雅、自信化成一羽艺海,回馈故乡……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